

唐人說薈

濟蒼題籤



開天傳信記

唐 鄭榮撰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遊於城南韋杜之間。常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數十人。譏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村妻一驢而已。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煮菽。備膳饌。酒肉滂沛。帝顧甚奇之。乃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及韋氏專制。帝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親也。帝遂納琚之謀。戡定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實預配饗焉。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第也。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郤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華麗。剗刷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竭慮。喜悅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如猪。立鋸牙鉤爪。長三尺餘。以手戟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於廐。廐中善馬亦斃。不累月而林甫敗。

元宗將登泰山。益州進白驪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

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驪無疾而殪，上嘆異久之。謚之曰白驪將軍。命有司具櫬，積壘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焉。元宗幸愛安祿山，呼祿山為子。常於便殿與楊妃同宴坐，祿山每就見，不拜。元宗而拜楊妃，因顧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對曰：「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帝常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爾？」祿山應聲對曰：「臣腹中更無他物，惟赤心耳。」以其言誠而益親善之。

元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高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欲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有何方止之？」高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也。」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眾人，約曰：「踰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畫曰：「此嚴公界，無一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頽，常處頽於馬廐中，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廳事，頽擁篲趨庭，遺墮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頽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

獻瓊兔懸於廊廡之下。瓊乃召頰詠之。頰立呈詩曰：「兔子死闌彈，持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瓊大驚竒，驟加顧禮。由是學問日親，文章蓋代。

太真妃多曲藝，最善擊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元宗令採藍田綠玉琢為磬，尚方造篋，虛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金為二獅子，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為趺。其他綵繪縵麗，制作精妙。一時無比。及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存。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之。上召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江諸王拜賀，蹈舞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襲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高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於詠歌，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逆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亂作，華夏鼎沸，見寧王審音之妙。元宗封太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部必令詢。

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然莫不瞻顧。叩乞駐留。及車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直才子也。左右稱萬歲。上遂召吳道元。韋無忝。陳閔。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元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猫猴豬豕。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

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歷之數也。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歌之曰。得寶耶。弘農耶。弘農耶。得寶耶。得寶之年。遂改元為天寶。

僧一行將卒。遺物一封。令弟子進於帝。帝發視之。乃蜀當歸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為嘆異之。

元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鬢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勒阿馬婆勅。神先歸。帝至廟。見神橐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岳封為金天王。帝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

餘尺濶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壯麗。鐫琢精巧。無與比倫。

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元宗。元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焉。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常時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元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汚衲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宣律中夜捫虱。將投於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後行道。臨階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宣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子。那咤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然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得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羅思遠多秘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為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得。帝怒。命力士裹以油。

唐一詩卷
第 三 冊
襍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為戲。一何虐也。

天寶中。元宗以三門河道險阨。漕轉艱阻。乃令旁山鑿石。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餘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濶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鑿堅石。匠人於堅石之下。得古鐵錘長三尺餘。上有平陸兩字。皆篆文也。元宗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為平陸縣。旌其事也。元宗將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弓矢親射之。矢發龍滅。自爾旃然伏流。於今百有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也。濟水溢而為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於旃然。是也。

天寶初。元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畧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然。開神仙之福塞。鑿輿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踢胸兮豹擎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鏤珂兮金級鞍。其後述聖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招得女媧氏孃。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叙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裏。幾迴富貴。覺來依舊。悽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

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
輟。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

裴寬子諝。為河南尹。諝素好詼諧。常有投牒悞書紙背。諝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
這畔。我也不辭與你畔。笑殺門前着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兒。
即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即不是兒貓兒。諝大笑。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
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

大唐新語

唐 劉 肅撰

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長孫無忌親許敬宗既陷無忌懼持滿為己患乃誣其同反追至京拷訊嘆曰身可殺辭不可辱吏為代占而結奏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者王方翼嘆曰樂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骸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焉高宗義之而不問

則天造明堂於頂上鑄鐵為鸞鷲高二丈以金飾之軒軒若飛數年大風吹動猶存其趾更鑄銅為大火珠飾以黃金煌煌耀日今見存焉又造天樞於定鼎門並番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鐵山為脚鑄銅為二麒麟以鎮四方上有銅盤徑三丈蛟龍人立兩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鐫文於柱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後開元中推倒銅入上方

來恒侍中濟之弟弟兄相繼秉政時人榮之恒父護兒隋之猛將也時虞世南子無才術為將作大匠許敬宗聞之嘆曰事之倒置乃至於斯來護兒兒為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

長壽中有榮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老年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

門。蜀嘗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為之流涕。竟卒於官。

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為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為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識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嘆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生死由命。豈復出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為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為集中之最。由是大為時人所稱。

元宗遠為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遠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為覓一棺木殯之。遠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須道。遠云。君家自有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為口實。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為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貞觀末。房元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元齡聞之。戒其子曰。鑿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兼備饌具。有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其夕大雨。咸

以為優賢之應。

則天徵天下銅鐵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為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惟李嶠詩冠絕當時詩曰輟迹光西嶠勳庸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同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規為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屨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為美談

元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上元宗異之召入賜宴拜諫議大夫賜章服並辭不受給米百石絹百疋送還隱居之處

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眾說堅二

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藝之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異乎。若施之廊廟。則為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美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成敬竒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戚。崇常寢疾。敬竒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真生雀數枚。一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強從之。敬竒既去。崇惡其諂媚。謂其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連。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郊公。公瑾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元宗詔於光大殿。改撰歷經。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參校。一行乃撰大衍歷一卷。歷議十卷。歷成十二卷。歷書廿四卷。七政長歷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之。詔今行用。初一行造黃道遊儀。以進御。進遊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

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究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時量日影遠近皆數年方定。安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二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朗究太原等州並參互不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終南北極相去才八萬餘里。修曆人陳元景亦善算。嘆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為不可得而致也。今之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為大也。其後參核一行歷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太宗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本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臨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惟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至高宗朝。閻立本為右丞相。姜恬以邊將立功為左丞相。又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經明。

右補闕母曼。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右史。先撰日錄以進。元宗稱善。賜絹一百疋。

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云。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嘗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夢。元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髡行。衆僧嫉之。乃密畫一女居高樓。而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案。便行誅戮。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疎畧。請令重推。懷古厲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畫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死無恨矣。則天意乃解。懷古復副閹知微和親於厥突。立知微為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力倦而寢。夢一僧如淨滿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人。以為忠恕之報。

敬昭道為大理評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誣誤四百餘人。將隸司農。事未即露。繫在州獄。昭道據赦文而免之。時宰切責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正等失色。引昭道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文云現禁囚徒反者繫在州獄。此即現禁也。反覆詰難。至

於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註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又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年縣。夢此十人祈哀。至於再三。乃召驛吏問之。吏對如所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餼酒以酬之。觀者莫不歎欵。乃移牒近縣。脩構檣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仰。

裴元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元齡疾甚。省郎將問疾。元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元齡。元齡笑曰。裴郎中來。元齡不死矣。

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恆恐有甘子為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或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叙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馬承禎。睿宗追至京。將還職辭歸。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景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矣。藏用有慙色。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

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炭按畧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炭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無悔。行炭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寔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為陛下試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寔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炭懼。逼宣家訪妾。思統乃於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統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服役。宣妻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闖入。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憂。思統素重館客。不知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統於告者之家。搜獲其妾。言乃得免。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勅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其仲翔所犯。賍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

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遺。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同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於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為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畧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為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既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頊曰。卿可於眾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悅。諸武惠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為安固尉。頊辭曰。得召見流涕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頊曰。水土各一益有兢乎。則天曰。無。頊曰。和之為泥。有兢乎。則天曰。無。頊曰。分泥為佛。為天尊。有兢乎。則天曰。有。頊曰。臣亦為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兢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以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已至是。頊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問計於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惟一策若能行之。豈惟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頊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

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累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頊之謀。乃召頊問。頊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托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頊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主命。中地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副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張易之等將為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為將。妻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暉等率兵將至元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故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於茲矣。今天啟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元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兇豎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為後圖。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元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既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群臣以愛子托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靖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萬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於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

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卧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巨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刑枷十具復有鐵圈龍頭名號數十又與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經一卷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見魂魄飛越罕不自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為所害俊臣既以族人為功乃奏請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等令承反仁傑嘆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寔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免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少階級憑尚書牽揚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遺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條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折被頭帛書之叙寃匿置於棉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棉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訖寃何多也使人視之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已

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為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代者。仁傑等五人俱獲免。

元奘法師往西域取經。手摩靈巖寺松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即向東。既去其枝。年年西指。一夕忽東方。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

元奘法師往西域取經。手摩靈巖寺松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即向東。既去其枝。年年西指。一夕忽東方。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

唐 鄭處誨撰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畧。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為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齎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忠貞蹇諤。有勤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謹。逐歲久。因加甄政。頲常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

元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鳧雁。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鏤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迴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為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

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為銜韉組綉為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燭照。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僕御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值也。

楊貴妃姊號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於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帳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僮挈其琴書。委於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酬。號國中堂既成。召匠污鏝。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為贖。後會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畧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號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後。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開元中。房瑄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僕自太山來。房瑄虛心禮敬。因與携手閒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扣地。令侍者掘深

數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妻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首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為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膾。既歿之後，當以梓木為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元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使君忽具膾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積於宮中，棺得梓木為之。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瑄為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丞。孫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為杭州刺史。某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輔貴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崔後果為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為牙將，以粟帛賑卹其家。開元中，上急於為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值宿者。誰還奏中書侍，即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為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為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為朔方節度。上即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勅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

貞別命草詔上謂杭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張嘉貞表也因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啟非人事也上喜其得人復嘆用舍如有人主張

元宗既用牛仙客為相頗憂時議不叶因訪於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議以為何如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當用康彞蓋上一時恚怒之詞舉其極不可者或有竊報警以為上之於君恩渥頗深行當為相矣警聞之以為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既就列延頸北望冀有成命觀者無不掩口然亦以長者目焉警為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謂人曰我居是宅中不為宰相耶聞之者益為嗤笑

天寶末群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工騎工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於洛陽至有逃於山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樂工求訪頗切於旬日獲梨園子弟數百人群賊因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偽官十數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於前後樂既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歔相對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清於戲馬殿支解以示眾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為賊拘於菩提佛寺中聞之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元宗常器重蘇頲。欲倚以為相。禮遇顧問。與群臣特異。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尋續三四。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為刊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慚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孱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也。

開元中。朝廷選用群臣。必推精當。文物既盛。英賢出入。皆薄其外任。雖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員而授。時以為左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為郡守。西郊盛設祖席。宴罷。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塵。謂椽吏曰。班公此行。何異登仙乎。為之騶殿。良所甘心。默默良久。方整駕回。既而為詩投相府。以道其誠。其詞為當時所稱賞。

元宗命宇文融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為盧從愿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為相。但目從愿為多田翁。從愿少家相州。應明經。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前明經至吏部侍郎。纔十年。自吏部員外郎至侍

即只七個月。

李適之既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闕家僮告適之乃往其所酬酒自誓而鬪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時人知其禍未止也俄為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適之男雲為衛尉少卿亦貶巴陵郡別駕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終時人以林甫迫殺之雲乃迎喪至都李林甫怒猶未已令人誣告於河南府杖殺之適之好飲退朝後即速賓朋親戚談話賦詩曾不脩於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日曾賦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嘆之

李林甫宅亦屢有怪妖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地立嘉猶觀林甫將疾晨起將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書囊頓重於常侍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於地即變為狗蒼色壯大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殿然有聲狗形即滅林甫惡之稱疾不朝遂病不踰月而卒

元宗常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為左右分為部曰為某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

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既幸蜀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者謂其為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既更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筆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為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張九齡在相位有蹇諤匪躬之誠元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協帝意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為歸鶯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鶯何微眇乘春亦楚來豈知泥滓裏只見玉堂開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泊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鵬挾兩兔俄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為左右丞相耶二人趨就

本班林甫曰送之公卿以下視之不覺股栗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
珣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宮珣子撫為會昌尉珣遽召
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
軒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拊蓋微笑意色
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却立大呼曰我兒何
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為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珣曰國忠恃
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於上第既為戶部侍郎珣
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暄話於所親尚嘆已之淹徊而謂珣改遷疾速
潤州刺史韋誥自以族望清華當求子婿雖門第貴盛聲名藉甚者誥悉以為不可
過歲除日閒無事妻孥登城眺覽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誥異之召吏指其所使
訪求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叅軍裴寬所居也今與寬俱來誥詰其由寬曰某常自戒
義不以苞苴汚其家今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與家僮瘞於後園以
全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誥因降階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
曰常求佳婿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即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復召來韋氏舉家
視於簾下寬衣碧衫唐制八品以下衣碧踈瘦而長入門其家大噓呼為鸛鵲誥妻啼泣於帷

下既退。詵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詵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寬為稱首。

姚元宗與張說同為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憂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破之後。以吾常同官。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一顧。汝其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若目此。則吾屬無所慮。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御。仍先鑿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誠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為極筆。其畧曰。八桂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享壽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并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盧懷慎清慎貞素。不喜資產。器用屋室皆極險陋。既貴。妻孥尚不免饑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後為黃門監兼

吏部尚書臥病既久。宋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卧於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豈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脩然無辨。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於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既篤。因手疏薦宋璟盧從愿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無留儲。惟蒼頭自營。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曰。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為罷獵。憫其貧。即以練帛賜之。

元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南郡守命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綉。伏箱之牛。蒙以虎皮。及為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為魯山之文也。元宗聞而異之。徵其詞。乃嘆曰。賢人之言也。其後上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徵還。而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殿。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將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是船。尋撞走索。丸劍角抵。戲馬鬪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綉。自帷中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

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

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善歌。

尤妙製渭州。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

堂制度甲於都中。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內別墅號綠野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晨勝賞。為人歌。

數闕。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杜甫常贈詩。所謂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

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即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也。

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喜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

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宴以神童為秘書正字。年方

十歲。形狀穉劣。而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中

櫛。元宗問宴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宴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

王大娘戴竿。宴應聲曰。樓前有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

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

之。

蘇頲聰悟過人。口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

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元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為詔試為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題甚敏捷可脩指使然嗜酒幸免沽醉足以了其事元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脩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卧於御前元宗親為舉衾以覆之既醒援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元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乎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題為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題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題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為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題第五詵第六水第七詵善八分書

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常授秘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太促力頃覆卧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常因太華宮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純蹄美遂

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為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硝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脩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嘉焉。欲授以官爵。周顧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為周作傳。敘述甚詳。

元宗與貴妃避暑興慶宮。命進碧芬之裘。碧芬出林氏國。乃騶虞與豹交而生。大如犬。碧於黛。香聞數十里。太宗時貢。名曰鮮渠。上沮鮮渠華言碧。上沮華言芬也。

元宗為太上皇時。在興慶宮。屬久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往來者。愈喜曰。今日再得見我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陳元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絕其扈從部伍。不過老弱二十人。及中道攢刃揮曰。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左右扶持得免。高力士躍馬前進。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舊為家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失其轡。又宣太上皇語曰。將士各得好在否。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刀鞘中。高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攏馬着執。行與將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見眾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為兵死鬼矣。九仙媛力士元禮。皆嗚咽流涕。翌日竟為輔國所構。流九仙媛於嶺南。安置力士元禮。長流遠惡處。此事本在朱崖大尉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蓋以避時事。所以不書也。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之也。

安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坐。詔令楊氏三夫人。約為兄弟。由是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嘆惋。雖林甫養育之。而國忠激怒之。然其他亦

有所自也。

元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賚貨幣以卹其家。其誥辭刻於白石山屋壁間。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班旅退。佯為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脚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擇時。假有妨於刈穫。則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說。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於便殿。顧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見陛下。肅宗涕泣。是時張氏已盛。不由己矣。

張說置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浮屠泓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說曰。此宅氣候忽然索寞。其必有取土於西北隅者。與說並視。果有取土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相連。今欲填之。猶人有瘡疔。補之他肉無益也。說子均。均皆為祿山委任。克復後。均賜死。均長流。

終

雲溪友議

唐范攄編

陸暢者。雲陽公主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為儂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謂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并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宮。或謂內學士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鴛鴦噪鵲橋。

平曾恃才傲物。多犯忌諱。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謁禮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堅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月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縑卹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勾吳。薛聞之。遣使追還。縑留數日。又獻繫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雲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鞚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薛觀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殊禮待之。後遊蜀。謁少師李固言。時幕客皆名士。曾母與諸客評論。言笑終日。侍於李側。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云。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障攢風。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為人採掇。以李罕作文章。發於

專經也。李覽賦命推出，不踰旬，貢鯪鯪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為鷓鴣所獲，奈魴鯪何。李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彩，投贄者無出於曾。雖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關賦，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黃河，雖來往攸同，而嘆有異也。

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

詠見寄，及吟詠之，皆麗絕於文囿也。

即蓮花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白鹿洞鉄虹橋康王廟為七詠

此七詠者，俾予

益發歸與之興。且芳時勝侶上游，與三二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峯，觀九江之波。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默然而遊，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為一朝，萬物任陶鑄。夫二林翼翼，松逕幽邃，則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哉。偶為思歸絕句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其深趣焉。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徹酬曰：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祐齊名。每題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本，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笠篾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屐子。絁梯絁榻出門前，又嘲李

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知行。算似烟窗耳似鐘。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山上月初生。
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攜履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
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驕騾披綉鞍。善和坊裏取端端。
揚州近日渾相詔。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富豪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
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為一日之間。黑白不均。紅樓以為娼樂。無不畏其嘲虐也。又
嘲雜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
又日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祐涯久
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音達欽憚。呼吸風生。

澧州宴酒。亂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舉罰眾賓。兼恃歌聲。自以為郢人之妙。李宣古
當筵一詠。遂至箱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
肩侵鬢。惟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亂肥碩。而詞龍。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
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褌。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
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頰更頽頽。眼睛深似湘江

水鼻孔高於華嶽山。舞能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

王軒少為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州芋蘿川。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俄見一女子。振瑤璫。扶石筇。低徊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不得。既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之遇。每過浣紗溪。日夕長吟。屢題詩於石。寂爾無之。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朝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凝素學王軒。

李筌即中為荆南節度判官。集闈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憤然不解。忽為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筌後為登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為不可。此胡雛必為國盜。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南陽。異人先知之也。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元動星光之瑞。王

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元勳。永稱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視太白之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狄之主。凡為大盜者必有異。筌首知之而不可讓也。

李博士涉嘗適九江。至皖之西。忽逢大盜。鼓其征帆。數十人皆持兵仗。闖入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中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一絕句。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復睹斯人。神情復異。而氣亦備焉。因與訂淮陽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李公及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態者

故吳興劉員外

劉全自也

愛姬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

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惟有如今宋玉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一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嫦娥二十年。李君嘆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幸。後番禺舉子李彙。征客遊於閩越。馳車至循州。宵雨求宿。田翁指韋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履迎賓。年已八十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幸獲祇承。與李氏談論。或文或史。淹留屢夕。彙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李生還吟云。昨日羨少年。今日成老醜。叟喟然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李復曰。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叟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夫耶。叟復還吟曰。此翁白頭真可憐。憶惜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及李涉絕句。主人

似酷稱其善矣。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入商州。關門不鎖寒江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為頂雪為衣。冷冷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叟乃吟二篇曰：因寒為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李重詠贈豪客詩：雙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為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東此詩，因而斂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共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既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潛然，或持觴而酬，反袂而歌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

李義琛隴西人，居於魏，自咸陽主簿拜監察少孤貧，唐初草創，無復生業，與再從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武德中，俱進士，共有一驢，赴京次潼關，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貧，辭以客多，進退無所舍，徙倚門旁。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同舍暗鳴，商客曰：此三人遊學者，今無所止，奈何？睹其狼狽，乃引與同寢處，數日方晴，道開，義琛等議鬻驢以一醉，商客竊知，固止之，仍資以道糧。琛既擢第，歷任咸陽，召商客與之抗禮，商客不復識，但悚懼，遂退。琛語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後任監察。

顏真卿為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髮。有絲落拓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擦。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有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盡於寸祿。愚妻覩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賈臣之婦。厭棄良人。污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戒。孰遏浮囂。妻可答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以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

滕倪苦心為詩。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邁以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胡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且曰：魏文酷愛陳思之學。潘岳深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得以宗從疎遠也。倪既秋試。捧笈告游。及留詩一首。為別。滕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能與此子再相見矣。乃祖於大臯之閣。別異常情。倪至秋深。近於商於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旌旗。故國有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青無路接瑤池。

李群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岑陽經二妃廟題詩二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尚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袂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容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俄而影滅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於潯陽太守段成式素與李為詩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群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州段乃為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彌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游覽遂結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年無嗣息灌夫乃拾其過而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為詩以別灌夫灌夫覽詩悽感遂為夫婦如初慎氏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字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

知於穎牧。忽不思義而輒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似無返舊之心。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嶽。不復留心於名宦也。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亦微知其意。乃鏡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甚慙。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顏索寞。漸覺髮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牛僧孺北舉之秋。每為同袍所忽。常投贄於補闕劉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謝。龍嘯終為快快。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為非。况漢南尚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王父偃家為公。孫宏所夷。稽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曰。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為上也。僧孺詩云。粉署為郎四十春。向來名董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鬪榛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

麀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主以升降百司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崑山路適桐廬時遇西風吹到新羅新羅國君聞行餘中國而至接以賓禮乃曰吾雖蠻夷之邦歲有習儒者舉於天闕登第榮歸吾必祿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於華夏乎因與行餘論及經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監長養雖在中華但聞土地所宜不讀詩書之義孰詩書明禮義者其惟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辭之新羅君訝曰吾以中國之人盡聞典教不謂尚有無知之俗歟行餘還至鄉井自慚以貪吝衣食愚昧不知學道為夷狄所嗤况哲英乎

渚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校滑之徒也強為篇章而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鮭院常懷恤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貧而悉皆允諾又曰某桑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懲諾之李亦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丐餼糧歸亦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鮭院情況疑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恨悔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家之務以餬其口焉舉士沈握每述於同院眾賓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為報艷妻并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岐。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極。方有狐首之思。後為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聞者亦怠。投贖者希。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聞者以道明言啟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生。何方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為詩以刺主司。獨章為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承宣得詩。展轉吟誦。誠恨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曲禮闈。章孝標來年擢第。群議以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邁。適相礮礪也。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

浙東李褒。聞發女婁干寶。呂元芳。二人有異術。發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廳。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尚書。但前浙東觀察使。恐無別拜。干寶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日何如。二術士曰：稽山聳翠。湖

柳垂陰尚書畫鷁百艘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何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於郡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穀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纁雖即狀貌光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二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證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尚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時羅卽中紹權赴任明州竇宏餘少卿子常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二使君如何妻于寶曰竇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後竇少卿罷郡再之府庭羅卽中歿於海島故以學道為名知其不還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物故是無他拜盧纁巡官校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為少年也任穀判官纁為補闕休官歸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芻言卽中止於吳興郡李範卽中止於九江二公皆自南宮出為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尚書三十年來兩為給事再任止尹防禦三峯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呂二生所說焉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問于寶已為宰相之事何如曰筮得震卦有聲而

無形也。當此之時，或陰人所譖也。若領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杜公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去，其失望也。乃謂曰：金華婁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千寶元芳，人曰：婁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尚書彝亦終於鄆州。鍾離侑少詹，昔歲閉居東越，覩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數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為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禦寇之壟，似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咏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釘鉸。太守名流皆仰囑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說數篇，喜圍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綉樣，云：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綉成安向春園裏，引動黃鸝上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奉來。葉上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獨獲所退宮人。宮人覩紅葉而吁嘆久之。曰。當時偶隨流。不謂即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憲宗朝。以北狄侵邊。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為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栢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巒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咏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焉。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王建初為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復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樞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遠。何以知之。建不能對。故元稹以常有宮詞。詔令隱其文。朝

廷以為孔光不言溫樹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將被奏劾，因為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頰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作楊柳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曰：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後除蘇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秭歸縣繁知一，聞居易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安排雲雨候清詞。居易視題處，暢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為，罷卻經過，悉去十餘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為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閨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為問陽台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迴合

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
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潮聲落寒暄樹色清
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詩篇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為

白居易初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始植於庭闌
圍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
矣會徐凝自富春來不知而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
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幘在含
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酒同醉而歸時張枯榜舟而至甚若踈誕然張
徐二生未之習隱各希首薦焉白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
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為元祐次之曰張枯詩有地勢
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祐題
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蔡母潛云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
未為佳也白又以祐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非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
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嘆曰榮辱糾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柁而歸自是
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林宗杜牧與白輦下較之具言元白詩體舛雜

而為清苦者見嘔。因茲有恨。白為河南尹。李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李嘗謂白為嘯嘯翁。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曰。李直木也。字吾之。獺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牧守秋浦。與張祜為詩酒之交。酷吟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白有非祜之論。常不平之。乃為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此為祜得意之詩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為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數佐於祜耳。

麻姑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客至延康。四五代為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歸。葬是山。云是屍解也。然悉為邱隴。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氏。但云天嘯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為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殞宮。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比於錢塘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為詩題於墓樹。柳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之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觀其題處。稍

息筆矣。詩曰：武邱山下塚壘壘，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數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初慶餘尚為謙退，作閨意一篇以獻張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四海內矣。

宣宗朝刑進士陳玠等三人應博士宏詞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庸雜論失褒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緣題如白雲起封中詩，元封中白雲起是也。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有常例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善撫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雖謝朓《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遠、水還江漢流之篇，無以比也。其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起詩便付史選。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躡累舉未捷常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鄉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元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即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為隙他年為深覺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為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鄉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為丞郎魏謩為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府解侍郎為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則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回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為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以得舊事相讓也回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升相府後三五年魏亦由同州入相而回果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嘆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夫人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即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其於眾多視之悒悒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涕而言曰韋即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為尊卑見誚良時勝景不忍虛擲乎韋乃辭去東遊妻罄粧

僭贈送延賞喜其往也盡以七馱物贈之臯每之一驛則附通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

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

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鞠莫敢言之也至天迴驛上皇旋駕因以為名

去府城三十里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鞠也苗夫人曰若

是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渠豈敢乘吾

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爾初有巫筮嫗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常云相公當直之神漸滅滅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其言為妖妄不復再召

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

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

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於臯者悉遭棒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乎

哉賢乎哉韋公奉侍娘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壻所以郭圓

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初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謂員外郎齊照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

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

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游蜀。至寶雞西通公館。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愷也。乃於間室之內。見一貧病兒。卽問其疾。苦行止疆。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眊眊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療救。是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氏。題為金門同人。臨期悽斷。復為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迴至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懿親。淹留半月。僕馬皆旣。拔熊虎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賚繪錦一駮。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卽君今春所葬胡綰秀才。卽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叙平生之吊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曰。僕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僚。願識有方。共為導引。明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帖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達矣。

西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

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事韋兄。玉簫亦勤於奉應。後二載。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行。韋乃易居上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輩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俾篙工促行。韋昏瞑。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荆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往從侍之。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即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訊鞠獄囚。滌其寃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某拜辭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卽與雪寃。仍歸墨纜。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紱其桀。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至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御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

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一增悽嘆。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君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托主。却後十三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生死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嚮附。瀘變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僅媵且眾。其間有十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雖每遭鞭撻。終所見違。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葦。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為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堂。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天人說。從此移根向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為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背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開成元年秋高。錯復司貢籍。上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宣。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棟。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王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次則王收。日叙見賦。則文選中雪月賦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聖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李肱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統搖曳。醜龍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覽之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為傳。秦嬴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問何不非之也。

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雉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

薛濤字宏度。成都樂妓也。有姿色。工詩翰。常辟為女校書。韋南康龍之贈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元微之使蜀。嚴司空綏知微之之欲。每遣薛往臨途決別。不敢挈行。洎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膩滑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投筆。個

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出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元公既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讓及第。議出同州。及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俳優周季南。李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笳。詠雖不及濤。而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採春詩曰。新粧巧樣畫雙蛾。慢裡恒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筩。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羅噴之曲也。金陵有羅噴樓。乃陳後主所建。採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五六七言。皆可和者。其詞曰。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閉向江頭採白蘋。常隨女伴賽江神。眾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昨夜黑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搖櫓始知難。採春一唱是曲。閨嬪行人莫不連沓。且以藁砧尚在。不可奪焉。元公在浙江七年。因醉題東武亭。此亭宋武帝所造。壯麗天下罕比。詩曰。役役人間事。紛紛碎簿書。功夫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即簡求戲。年少氣壯。不戀鱸魚。乃戀誰耶。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

室河東袁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為佳偶。初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為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汝。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蓋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為君營奠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使者曰。夫人也。乃傳聞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袁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赴京華。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却是家。袁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是親。黃鶯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袁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

國史補

唐 李肇撰

曲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勅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入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携酒器行。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為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方多續成之。

于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詠諧亦皆有為也。頔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李袞善歌於江外。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為盛會。昭言有表弟請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滿座嗤笑之。少頃命酒。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羅拜之。

韓會善歌絕妙。名董號為四夔。會為夔頭。

李舟好事。常得村合烟竹。截為笛。堅如鐵石。以遺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同舟人吹。寥亮逸發。俄有客於岸呼舟。請載。既至。請笛而吹。其為精妙。山石可裂。

謩平生未常見及入破呼吸盤擗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冊人著記疑其蛟龍也謩常秋夜吹笛於瓜州檝載甚隘初發調群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立至有項冊人賈客有怨嘆悲泣之聲焉

韋應物為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之亂得國工康崑崙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進入內

趙辟彈五絃人間無其術辟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為辟辟之為五絃也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耳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古人謂之碧落碑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

長沙僧懷素好書草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王右丞維常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白冬曾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冬賣弄以求利後為淮南小將節度高適脇取之其方不甚効冬至九江為虎所食驛吏於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葯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蘇州重元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力當用錢數千貫有游僧曰不足勞人請得一夫砍木為楔可以正之寺主從焉游僧每食訖輒取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椽其中未旬日閣柱悉正舊說聖善寺常貯十醋瓮恐為蛟龍所伏以致雷電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於時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文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般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乃為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彩十全白為白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禿為四巢為二擲為三六者雜彩也貴彩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彩則否新加進六兩彩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米之戲有二其法圭於握槊變於雙陸天后常夢雙陸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陵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強名爭勝謂之檮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作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連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鎬崔師本首出圍棊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蚩延祐楊芄首出如彈棊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為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所鑄也或言無百煉者六七十煉即止易破難成往往有名者

酒名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營陽之士窟香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蒲桃嶺南之靈溪博羅宣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之即官清河漢之三勒飛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蒼摩勒毘黎勒訶黎勒

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着雲起時人以為含英集中詩也漠漠水由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李嘉祐詩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溢晚居陽翟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郭曖尚昇平公毛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眾稱妙絕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為韻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為贈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王縉之鎮幽朔韓雄擅場送丞相劉宴之巡江淮錢起擅場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為遺書華陰令令百計取之乃下又李氏為千牛與其儕類登慈恩寺浮圖窮危極險躍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掛釘久而未落同登者驚倒檻中不能復起院僧遙望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連衣為繩久之取下經宿而蘇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請却請崔膺座中皆大笑後乃得免李實為司農卿促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寔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

賜典當為謝狀。秉筆者方有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亦為草狀。實大喜。延英薦之。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之明日。自處士拜拾遺。祐有文章。善書。好鼓琴。援權乃偶然耳。

韓愈引至後輩。為舉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後官高。不復為也。天寶之亂。元結自汝瀆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捍寇之力。結天寶中師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稱元子。逃難入倚玕之山。稱倚玕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為贅叟。酒徒呼為漫叟。及為官。呼為漫郎。宋沈為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忘徵音調。沈考鍾律得之。

張相宏靖。夜會名家。觀鄭有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懸。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有師董廷蘭。尤善。况聲祝聲。

陸充公象先。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欲賈其事。鞭背見血。曰。卑吏犯公。請去。充公從容謂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坐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戴王縉是日百官皆在。縉不堪其辱。戴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熊執易通於易義德宗四年侍郎李紆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傾動場中
一舉而捷

或有客譏宋濟曰白袍子何紛紛濟曰為朱袍紫袍紛紛耳

崔元翰為楊炎所引欲拜補闕懇曰願舉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程試先求題
目為地崔教知之旭曰都堂始開教盛氣白主司曰若出白雲起封中題教請退主
司為其所中卒愕然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貞元十一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且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為樂曲號義陽子
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而止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銀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李積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
州刺史與人書札惟稱隴西積也

初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為兄弟又西祖王璋與信安王禕同產故趙郡隴
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為祖或祖為孫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親者乃為申明四姓鄭氏不離滎陽
又崗頭盧澤底李士門崔皆為鼎甲

楊氏自楊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子孫猶在關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自開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責之。於是榜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屬寧王。且放冬集。

裴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列士子。以及東西兩街。市人以為盛事。

長慶初。吏部尚書李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為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速畢。

李建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後集。稍尉望縣。既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歲成名。四十

歲。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期。以守常恨。無紛競。以來奔捷。下曹得其循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多之。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戴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問疾。百僚就第。有司設幕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

城。宰相將至。則皆撲滅。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處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

曰花押黃敕既下。小異同曰黃帖。宰相呼為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凡中書門下。並於西省。上以使禮儀五品以上。宰相送上。乃並卿參。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百司呼為參酌院。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銅居闕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為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為端公。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籥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露布乃千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故坎柯而終。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翦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

呂元膺為鄂岳團練。夜登城。女墻已鎖。守者曰。軍法夜不開。乃告之曰。中丞自登守。

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及明權為大職。

斐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三十有一。既而於山下四顧。自矜有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而往。次叢薄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

德宗幸梁洋。惟御騅馬。號曰望雲騅。駕還。餉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廐中。貴戚盡為圖。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元承恩常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元宗非時托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去。元宗遽曰。朕與卿戲也。遂令曳至門外。立杖殺之。俄而復敕釋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朱泚既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佖貌寢。自出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

韋臯在西川。凡軍士將吏。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花給其女氏。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遊者將迎之。極其賦斂。坐有餘力。以

故軍府盛而黎毗重困。及晚年為月進。終致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餽竇文瑒。文瑒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暢。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屋木皆析入內。

德宗非時召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祀席。故三百人饌。常可立辦。

袁愆之破袁晃。擒其偽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至闕下。愆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遣答臂逐之。于頓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閹薛尚延監其軍。尚延至頓。初不厚待。尚延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暮歸第。帷幕茵毯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綵綾。尚延頷之。亦不言。頓嘆曰。是何祥也。

高郢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董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醢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諸茹畢脩。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唐八言卷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

越僧之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之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無所差

進士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發一聲音調哀切遇人事有可傷者衢輒哭之聞者涕泣嘗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為之罷晏

猩猩好酒與屨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言云誘我也乃絕走而去之去而復至稍稍相勸頃盡醉其足皆絆或圖而贊之曰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喻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臥養真

劍南人之采獐然者得一獐然其數十獐然可得何哉獐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樂羊張仁顧史牟則人之狀而禽獸心也

虔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為知言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概不相上下或云楊氏弟兄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

客皆殊以此優劣。穆氏弟兄四人贊質負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仁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

高定真公郢之子。為易合入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八則為重。轉則為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脩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或問羅浮生曰。為政難易。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否。曰。直則同。

順宗風喋不能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宮德音。絪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呈上。順宗深然之。乃定。

杜佑鎮淮南。進崔淑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此惡詩。馬用進。時人呼為此敕惡詩。韋涉有疾。房尚書瑄使子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韞而登階。侍婢皆笑之。舉朝以為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為美談。

Blank columns containing faint, illegible text.

因話錄

唐

趙璘輯

進士鄭翬家在高郵親表盧氏莊近水其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雨發洪水數家陷溺無遺盧宅當中惟一家無恙

肅宗謚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為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穎樂工是以遂令為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也

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者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郡中龐姓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即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新科獲策曰君誤矣嚴曰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自謂不悞從容而退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

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筍班。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於漏屋之中。寒爭附火。惟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

裴晉公度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入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蔬。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其器抱宏達。皆此類。憲宗以玉帶賜裴度。臨薨却進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聞者嘆其簡切而不亂。

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愛元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詞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

談晨起草裹頭對客感容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後名生公常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頌壺達夕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會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謂約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舟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浣鹿培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

元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安祿山為子肅宗在東宮常危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

河南尹孔溫裕在補闕日諫討黨項事貶柳州司馬久之得堂兄溫業書報云憲府欲爾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喜鵲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竒章公牛僧孺以舊相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方知將相之任非偶然也先是元和初韓尚書臯鎮夏口就加節度使自

唐八談會
後復為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由刑部尚書除觀察使。明年冬，僧孺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僧孺始也。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不欲說。」公疆之曰：「夢有人身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而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第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可笑。今日局席兩個座頭，總是李益。」

王蒙與趙璟布衣之舊，知其吏才。及趙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大喜，給卹甚厚。時憲府官頗闕，德宗每難其授，而趙欲授之。一日偶詣慈恩，辨氣色，僧占之曰：「觀君色殊無喜兆，他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翌日趙乘間奏御史府，殊缺人，就中監察尤為急要，欲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此官，須得孤直改實者充。」料卿祇應取輕薄後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趙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即朕意。」卿有人未遂舉二人，既出適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

對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趙不之對延齡愠詈而去云看此老兵所為得行否奏事畢因問趙璟問論請何事上曰趙璟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璟身為宰相豈悉州縣官績效向二人又不為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果問曰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知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入上曰趙璟果如卿料遂寢行蒙却歸故林而趙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馬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目為扞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扞項南望南宮也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首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祠部呼為水廳言其清且冷也

趙琮妻父為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眾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之婿乎曰然乃告之曰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即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幃相與同席以簪服而慶遺焉

劉元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本縣。欲申桑梓禮於令。堅辭不敢當。元佐嘆恨久之。先是陳金帛將遣邑僚。以其愚懦止。元佐貴為相。其母月織絕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曰。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懷。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始終不屈臣節。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元佐不欲以私權居將校。又難置於賤卒。盡置為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眾。久之有人啟訴於劉者。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赤烘烘。羊羔兒作盤盡沒益益。上覽之而笑。各改着他職。

唐壯首班諫議在給事中。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佖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佖曰。若怪即曳向下。着眾人皆大笑。後除舍人。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後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弔罷。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俯首。頓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於金陵祇園寺。宋文帝謂之曰。弟子

恒願持齋。不殺生命。以身殉物。不獲其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門庭。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苦身刻己。行善持誠。將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清則不失其命。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鍾律。正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眾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為宏濟也。文帝撫己嗟嘆。稱善者久之。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為虛設。滯近教者拘戀章句。如法師者真所謂開悟明遠。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李震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震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與震。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震謝之後。問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幘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如洪崖。貧僚無不大笑。

王播自河南尹拜右丞。除書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街尚在。遽為招命。尚入笑林。京中以為話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

亦須候止較也

李約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常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至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察院諸廳。禮察謂之松廳。廳南有古松也。

察院諸廳。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器。以防暑溼。御史躬自緘啟。故謂之茶甌廳。

千里萹萋。末下鹽豉。世多以淡煮萹萋。末用鹽與豉相調和。非也。蓋末字誤書為末。末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物耳。其地屬江干。